

王邦维 著

感 怀 集

中 华 书 局

中
华
书
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感怀集/王邦维著. —北京:中华书局,2015.5
(《文史知识》编委文丛)

ISBN 978 - 7 - 101 - 10343 - 4

I. 感… II. 王… III. 社会科学 - 文集 IV.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82820 号

-
- 书 名 感怀集
著 者 王邦维
丛 书 名 《文史知识》编委文丛
责任编辑 刘淑丽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 印 刷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2015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 787 × 1092 毫米 1/32
印张 10 $\frac{7}{8}$ 插页 10 字数 150 千字
- 印 数 1 - 5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 - 7 - 101 - 10343 - 4
定 价 40.00 元
-

目 录

感怀篇

传道·授业·解惑	3
师恩如父：悼念季羨林先生	10
季羨林先生与中华书局和《文史知识》	15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西域研究的力作	
——季羨林先生与《大唐西域记校注》	24
从东方语文学到东方学	
——庆祝季羨林先生九十华诞暨执教五十五年	38
季羨林先生的留学经历与他的学术成就	50
我们怎么研究东方文学	
——缅怀季羨林先生时的感想	65
梵学、印度学、东方学与中国文化研究	
——季羨林先生的治学范围和路径	80
于道泉先生小记	97
怀念周绍良先生	105
忆念王永兴先生	110

幸运的三年

- 回忆社科院研究生院 116
- 我与《南海寄归内法传校注》 124

文史小识篇

- 古代外国人怎么称呼中国 141
- 奇书《大唐西域记》 147
- 问经翻贝叶 论法指莲华
- 谈谈贝叶经 169
- 也谈“嚼杨木”的由来 177
- 《宋书》中一个来自佛教的譬喻故事 180
- 汉语中“语法”一名最早的出处 184
- 佛传神话中的“字书” 192
- “西化”还是“中国化”
- 从佛教的历史看中外文化的交流与互动 201
- 根干和枝叶
- 中印友好的历史与世界和平的理想 224
- 记剑桥大学的中文书 2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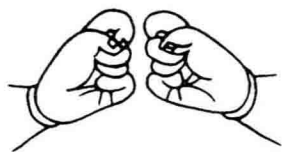
书序篇

“小何”的书

- 何莫邪《丰子恺》中译本序 245

《梵字悉昙入门》序	249
《梵汉大辞典》序	256
《汉梵佛教语大辞典》《梵汉佛教语大辞典》序	262
《梵汉大辞典》《汉梵大辞典》序	269
《印度梵文医典〈医理精华〉研究》序	276
《殊方异药：出土文书与西域医学》序	283
《中古医疗与外来文化》序	289
《印度宗教文化与回鹘民间文学》序	295
《净法与佛塔：印度早期佛教史研究》序	301
《梵藏汉佛典丛书》总序	307
纪念师觉月教授	
——《师觉月论文选集》序	317
泰戈尔：新的理解和更多的敬意	
——《泰戈尔与中国》序言	324
关于佛教神话的研究	
——《佛教神话研究：文本、图像、传说与历史》序	331

感
怀
篇



传道·授业·解惑

记忆中仍然清晰地留着十七年前第一次见到先生时的印象。那是在秋天，到北大报到后不久，研究所的老师通知我们，季先生要召见我们四位研究生：段晴、任远、老葛和我。在六院的一间办公室里，先生坐在桌子的一端，我们四人分开坐在桌子的两边。先生穿一身蓝色的中山装，当时还并不太显老。先生问了我们些一般的问题，大致是了解我们每人的情况，然后说：“你们先上梵文课，争取把梵文学好。有时间，各方面的书，也可以找来看看。”先生的声音很平和。

我的三位师兄妹当时想了些什么，我不知道，可我当时的感觉是：怎么这么简单？该读什么书，先生为什么不给我们说具体一点呢？我记得，当谈话结束，先生已经走出办公室，我又赶紧跟上去，问先生：先生讲到读书，该

读什么书？可是先生仍然没有给我一个明确的答复。我真有点儿失望。

不过，我后来就渐渐明白了先生的话，简单却也并不简单。

先生为人，平易而可亲；先生讲话，话语简单而朴实。十七年来，听先生讲课，向先生请教问题，与先生一起作讨论，已经记不清有多少次。对我们提出的问题，先生有时作具体的回答，更多的时候则是启发我们自己去思考。读研究生要做论文，选什么作论文题目，先生从来都是让我们自己去考虑。一般的情形是，我们自己提出一个选题，先生并不先说行还是不行，只是问我们为什么要选这样的题目，如果真要做，打算怎么做。结果往往是我们的想法被否定。于是我们只得再动脑筋，再提出想法，当然也可能再被否定。在反复地被否定中，我们终于变得比较地明白起来。最后，题目出来了，论文也出来了。——虽然我们最后写成的学位论文未必真正达到了先生的要求。

先生常给我们提到一位德国教授的话：“学外国语就像学游泳。只是站在游泳池边讲理论，一辈子也学不会游泳。我的方法，是只要有学生到我这里来，我立刻让

他下水去。只要他淹不死,游泳就学会了。”

这就是“在游泳中学会游泳”。

学外语如此,学习做研究工作其实也是一样。

学习做研究工作,该怎么样?先生讲过一个故事。

一位德国很有名的医学教授,他以严格著称。一次考试,他进了教室,拿出一样东西,放在桌子上,然后向学生发问:“这是什么?”学生看在眼里,觉得桌子上的东西是猪肝,但转念又想:“教授的考试,怎么可能会这么简单呢?”学生不知所措,虽然觉得真像是猪肝,但始终不敢说是猪肝。到了最后,也没能回答教授的问题。这时教授只好宣布:“这是猪肝。”学生此时似乎才明白了一些什么。教授问学生:“你大概已经认出这是猪肝,可是为什么不敢回答呢?看见是什么,就答是什么,这就是科学。事情不就是这样简单吗?”先生说,这位教授要求学生的,其实是要树立和坚持做科学研究的基本原则。

我后来渐渐更明白多了一些,看见什么,就说什么,实在并不像想象中那么容易。但这条原则无论如何不能放弃。

关于做研究工作,先生还讲过一个故事,也是德国教

授考学生的事。

一次考试，也是这位教授，问学生一个问题：“你看我这衣服，是什么颜色？”学生有些犹豫。教授穿的是一件很旧、发黑的衣服。学生端详了一阵，回答道：“教授先生，您的衣服，曾经是褐色，但现在已经变成了黑色。”教授听了，大加赞赏，说这位学生回答得准确而全面。原来这位教授平时不注重穿着，他的衣服，已经穿了些年头，旧而且脏，颜色已经变了，显得发黑。

这也许只是故事。但从这个故事中，我得到的体会是，做研究工作，推理要细心，下结论要尽量准确，考虑问题则要全面。先生说，这点道理卑之无甚高论，但很实在。

十几年来，我前前后后也写过和发表了一些文章，甚至出版过几种所谓的“专著”。如果说其中多少有点可取之处的话，原因之一，就是因为我做这些事时不大敢懈怠，尽量不粗心。先生讲的故事和教导，我是受益者了。

1981年，我作硕士论文，其中一项任务，是对一些古代的刻本作校勘。古刻本中有一种是藏在北京图书馆的《赵城金藏》。这是稀世的文物。研究所的耿老师为我

跟北图联系，那边答复，研究生不行，但如果像先生这样的学者要看，那是可以的。可是，先生当时是研究所的所长，又是北大的副校长，还有其他许多兼职，工作极其繁忙，我怎么能劳动先生为我的事一起进城去北图呢？但先生知道了这事，立即说：“那我们找个时间一起去吧。”

于是安排了一天，先生为此专门与我一起去了北图。以下的一切都很顺利。卷子从书库调出来，我立刻开始工作。先生先是站在旁边，看着我作记录。过了一阵，先生拿出早准备好的一摞《罗摩衍那》的清样，读自己的清样。就这样，整整半天的时间，先生一直陪着我，直到我校完录完卷子。

离开北图出来，在汽车里，我感谢先生。先生只是说：“今天很好，这件事就算是功德圆满了。”

在具体的事情上，先生给我的是最具体的帮助。

1989年的9月，我要去英国。去之前，我跟先生辞行。那也是一个秋天的下午，下着雨，房间里显得很暗。那一段时间，发生了一些事，我的心情不好，先生的心情也很抑郁。我说我要走了，先生有什么要嘱咐的吗？先生说：“别的都没什么，多保重。有机会到国外学习，是好事。”

国内的事情不知会怎么样，如果好一些了，就回来。中国人，还是为中国做事好一些。”

在国外几年的日子里，我没有忘记先生的话。

1991年，我在德国的哥廷根。一天，我认识的一位从南京来的访问学者告诉我，他的儿子从国内寄给他一份剪报，是先生写的《重返哥廷根》。我赶紧要了来。出国以后，已经好久没有读到过先生新写的文章，而且先生正好写的是哥廷根。这份剪报，在哥廷根的一些中国留学生和访问学者中传阅。我们都被先生深情的文字感动了。

但我对先生在文章里讲到的人和事更有一种特殊的感受。先生的文章里，最动人的，是写他重返哥廷根时，与他分别了三十五年的恩师瓦尔德施米特教授和太太相见的那一段。我每天去的研究所，当年就是瓦尔德施米特教授在主持。研究所现在的房子，原本是瓦尔德施米特教授私人的住宅，他们夫妻在生前捐献给了研究所。遗憾的是，我到哥廷根时，已经没有机会见到他们，他们已先后去世了。不过，在研究所底楼的走廊里，依照德国大学或研究所的规矩，挂着曾经在研究所工作过，又在学术上做出过重大贡献的几位教授的肖像。他们无一不是

当时德国、欧洲乃至世界上在印度学领域内的第一流的学者。其中年代最近的一位，就是瓦尔德施米特教授。

当年瓦尔德施米特教授对先生的诱掖教导之恩，先生耄耋之年依然念念不忘。先生尊师，爱师，不是又给我们树立了一个榜样吗？

此后，每当我在研究所，凝视这些学术前辈，包括瓦尔德施米特教授的肖像时，不禁更加肃然起敬。

传道，授业，解惑。先生敬爱他的老师，我也敬爱先生。

1996年5月2日，写于东方学系建立暨先生执教五十周年纪念日前夕

（原载《人格的魅力》，延边大学出版社，1996）

师恩如父：悼念季羨林先生

上午突然接到电话，羨林先生一个小时前在医院逝世了。听到这个消息，我一下惊呆了：这真是没想到的事。再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是先生九十八岁的生日。大家都以为，不只是九十八岁，以先生的身体状况，活到一百岁，估计也没有什么问题，怎么会在这个时候就走了呢？最近一直没能抽出时间去医院看望先生，总还在想，七月底或八月初去，一并祝贺先生的生日，也来得及。我总以为还有时间，现在晚了。这是我的错误，一个现在看来不可原谅的错误。

第一次见到先生，是三十年前，我那时从四川到北京大学念研究生，先生是我的导师。此前我没有见过先生，实在地讲，当时我的见识很有限，虽然报考时选了先生作导师，对先生的了解并不多。到北大后，跟随先生学习，

才知道先生是一位大学者，学问之大，远远超出我的想象。从1979年到1982年，三年之间，我在先生的指导下，念了硕士研究生。然后留在研究所工作，跟先生在一个研究室。再后来，从1983年到1987年，又继续在先生的指导下，念了博士研究生，这中间一直跟先生在一个研究室，一个研究所，一个系。从学习、工作和生活上讲，三十年来，先生对我这样一位驽钝的学生的教导、关怀、扶助和奖掖，真是无法计量。现在先生走了，我又到哪里去找这样博识、这样慈悲的老师呢？师恩如父，我无以回报。想到这里，真是悲从中来！

我的思绪有些乱。三十年来先生给我的教诲，我跟先生的谈话，还有过去读过的先生的书，先生的文章，还有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常常都在先生家里，帮先生处理一些事情后，先生让我跟他一块吃饭，那时先生家的老祖还在，那时还有师母，三位长者，都是一样的和善，一样的慈祥。这些往事，一时都想了起来，但不知道该从哪里讲起。一般的话，大家都讲过的话，似乎也不用我再多讲。我只是想说，先生的很多地方，其实没有被人完全理解。例如先生的学问，到底有多少人明白究竟呢？还有，在最近这些年的一片辉煌之下，